

下
MEI LUAN LIU GONG
媚乱六宫

冰蓝纱 著

【美人谋】
系列再谱辉煌

点击过千万·读者千万热捧

红袖添香
顶级古言情天后
2012年全球华语言情大赛
最佳数字出版获得者
冰蓝纱

继《美人谋》《凤血江山》后
2013再开宫廷虐恋传奇！

随书附赠作者签名精美书签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媚

乱六宫



【下】

冰蓝纱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前事因果心茫茫.....	1
第二章 荒漠重逢故人见.....	12
第三章 心结难解两相恨.....	23
第四章 风云齐聚云冈城.....	36
第五章 雪原求生剧爆发.....	46
第六章 身陷囹圄难自救.....	58
第七章 救人如火巧施计.....	70
第八章 一家团圆恩怨了.....	81
第九章 千军易发为红颜.....	93
第十章 情意深深盼安稳.....	105
第十一章 血染城池为佳人.....	116
第十二章 芳心凋零归故地.....	128

第十三章	爱恨两难苦煎熬	141
第十四章	君王盛宠妾心难	153
第十五章	天罗地网请君入	164
第十六章	一跃两别君王怒	172
第十七章	筹谋两全为北归	183
第十八章	情义难全争执起	194
第十九章	龙困浅滩誓相决	207
第二十章	两败俱伤心成灰	218
第二十一章	力撑朝堂千斤担	230
第二十二章	相思相念不相见	243
第二十三章	血染山寺恨意决	255
第二十四章	天南地北鸳鸯苦	269
尾声	两不离	280





第一章 前事因果心茫茫

秋风渐起，齐国的十一月已是金秋时节，在青州和晖州的战事依旧在继续，可是已没了一个月之前的剑拔弩张之感。齐京迅速从变乱中恢复过来，不过几日间街上已打扫得干干净净，除了被铁蹄踏坏的青石板路和沿街商铺面上偶见被刀剑砍过的痕迹，再也看不见九月时那一场地动山摇的逼宫变乱。

楚太后被严严实实地囚禁在了冷宫，既没有交给刑部也没有交给宗务府，只是单独囚禁着。谁也不知道龙越离要如何发落，也无法窥知他心中的半点圣意。跟随楚太后变乱的一干朝臣和将军都被严厉问罪，祸及三族，每天京中的百姓都能看见一队禁卫军赶着一大队的囚车轰隆隆驶过街道，直奔京城的西郊岗而去。去时囚车上载满了人，回来的时候空空如也。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只是这秋风一阵阵紧了起来，令人觉得冬也不远了。

昀紫山庄外麦浪滚滚，不少佃农正在田间劳作，收割着今年最后一茬丰收的麦穗。田间佃农们干活干得热火朝天，在远远的一丛草甸之上，静静站着一抹清瘦而窈窕的身影。她身披雪色狐裘披风，长长的裙裾随着秋风飘洒，不过静静站着就成了一道风景。

“娘娘回去吧。”身后的晴秀上前劝道，“仔细着了凉。”

周惜若回头微微一笑道：“看着他们割麦子总想起从前在曲州老家的时候。”

晴秀见她心情甚好，扶着她笑道：“娘娘怎么又想起从前了？难道娘娘割过麦

子？”

周惜若看着眼前一片收获的情形，良久才道：“割过，只是我不争气，割了一天就累昏过去，从此就没下过麦田了。”

晴秀心中一紧，她已转身向山庄中慢慢走去。秋风撩起她的衣袂，不经意的背影竟令人觉得萧索惆怅。

远远迎面走来一位长袍老者，他面容清隽，手捻一络清须，看起来竟有几分仙风道骨。周惜若见他来，微微躬身施礼：“先生。”

来的人是鬼郎中。他打量了她上下一眼，淡淡道：“看样子娘娘康复得还不错。”

周惜若道：“这还是先生的妙手起死回生之功，不然我现在恐怕已到了黄泉地府报到了。”

鬼郎中捻了清须，道：“娘娘的体内有长生丸的药效，自然比旁人多一分活的机会。”

周惜若沉默了一会儿，忽地问道：“当真是长生丸的药效护了我？”

鬼郎中眸色一闪，淡淡道：“当然还有娘娘的几分运气。”

周惜若笑了笑，不愿再深究，道：“本宫运气一直很不错，只是这运气不知能庇护到了几时。”

一旁的晴秀听出她话中的消沉，连忙打岔道：“娘娘回庄吧。”

周惜若笑了笑，向山庄中走去。鬼郎中看着她的背影，忽地问道：“娘娘身子已康复不少，为何还不回宫呢？”

周惜若顿住脚步，半晌才道：“会的，过几日便进宫。”她说着头最后看一眼一望无际的麦田，慢慢走回了山庄。

为何还不回宫呢？……她也不知道。

五日后，凤驾回宫，帝亲迎之。周惜若回宫后却不并住中宫依然住在永宁宫。不过居住中宫与否都已不是再是很大的问题。她是皇后，年轻帝王唯一最珍爱的妻子，这已是毋庸置疑。

周惜若重伤初愈身体极弱，一应事务都交给了虞嫔。晋封她为贵嫔，虞氏分外感激，跪下泣道：“臣妾多谢皇后娘娘的眷顾之恩。”

周惜若斜斜靠在凤座上，看着她哭泣的面容，轻叹道：“锦容华的事本宫很早就知道了。只是今日给你提个醒：你不是那心狠手辣之人，不要再做那心狠手辣之事。往事本宫已不愿再计较，你素有才干，这后宫的大小事务就归你掌管，年老了也许会有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虞氏一听，越发惭愧。





凌瑶立了奇功，被封为文妃。她前来探望周惜若，唏嘘不已：“老天还是眷顾皇后娘娘的。”

周惜若看着她脸上的擦伤，黯然轻叹：“为什么要亲自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本宫已安排好了一切，你本来可以置身之外，但是你却依然要亲自前去。你是想求一死是吗？”

凌瑶沉默许久才道：“成为娘娘的影子，与一个不爱自己，自己也不爱的男人过一辈子。臣妾的确不想这样，还不如一死了之。”

周惜若闻言长叹：“是我的错，我以为你会爱上皇上。”

凌瑶摇头：“就算臣妾会爱上皇上，但是皇上也不会再爱上娘娘之后的任何女人了，特别是在娘娘救了皇上之后。”

周惜若看着眼前的剔透玲珑的女子，终是无言以对。

正在说话间，御驾前来永宁宫。龙越离脸色苍白，拉了她的手半晌才道：“惜若，你随朕去看看。”他的手微微在颤抖，脸色也十分不好看。

周惜若问道：“看什么？”

“一个人。”龙越离道。他说完便拉着她离开永宁宫。

周惜若走不快，他一把将她抱在怀中，吩咐宫人带上保暖的披风。周惜若似习惯了他的独断专行，柔顺地依在了他的怀中。凌瑶看着两人离去，轻轻叹息转身走了。

龙越离带着她来到宫中一处僻静的宫殿，殿门前有宫人守候，四周隐隐约有侍卫的身影，看样子这里守卫森严，不是一般的所在。龙越离抱着她下了龙辇，大步走了进去。周惜若见他脸色紧张，不禁猜到了几分。他带着她走到了殿门前，里面有人在惊呼什么，紧跟着噼里啪啦地一堆东西都丢了出来。

宫女哭着从里面跑了出来。她们猛地见到龙越离与周惜若，慌忙跪下，拼命磕头：“皇上饶了奴婢们吧，她……她……”

龙越离眸色一紧，大步走了进去。周惜若跟在他身后。只见殿中一地狼藉，宫女内侍都跑得不见踪影，在帷帐的一角抖抖索索地蜷缩着一个老妇人，她身上穿着锦缎官装，锦缎簇新，可是披在她干瘦的身上尤其显得可笑，她一头花白长发披散在脸上犹如疯妇。

龙越离走近几步，那妇人惊叫一声，拼命往后缩去。龙越离伸出的手又颓然落下。

周惜若上前，握了他的手，他茫然地回头看着她：“她……她疯了，她不愿见朕。”

周惜若眼中掠过痛惜，握了他的手道：“她没疯，她只是害怕。”

她说着慢慢向着那个蜷缩的人走去，柔声道：“是我。娘娘好好看看，是我。”

披头散发的老妇人缓缓抬起头，她从散发的间隙茫然地看着她，终于认出了周惜



若，不再颤抖。周惜若走到她的身边握住了她粗糙的手，低声道：“是我。娘娘，你的离儿就在你的眼前，你不认得他了吗？”

蓝玉烟木然地转动浑浊的眼，看向龙越离。良久她的唇微微颤抖，木然的眼中渐渐有了神采。她喃喃道：“离儿……我的离儿……”

周惜若不禁回头，龙越离已缓缓跪下，面上泪水横流。他伏地重重向她磕了头，哽咽道：“母亲……”

一番梳洗，周惜若扶出了焕然一新的蓝玉烟。她神情还是十分怯弱，缩在周惜若的身后惊慌地看着四周，可已没了先前疯癫的脏乱样子。一张脸洗得干干净净，花白的长发也都整整齐齐挽在了脑后，用一根簪子固定住。她的面容经受岁月的摧残，早就失了本来的美貌，可是还是能看出当年倾国倾城的些许风采。烛火下，她的面容与眼前百感交集的龙越离有七八分的相似。

周惜若扶着她坐在了软席上，对面便是激动难抑的龙越离。他看着蓝玉烟，再看看一旁的周惜若，千万感激都在这一眼深深的凝望中。

他缓缓问道：“母亲，到底我的父亲是谁？”

偌大宽敞的殿中只有他们三人，龙越离这一声问话显得十分清晰。蓝玉烟微微一抖，缩在了周惜若的身后，眼中皆是羞愧。

周惜若眼中掠过不忍，道：“皇上可以过几日再问。”

龙越离薄唇紧抿，一眨不眨地看着蓝玉烟，只是不语。

蓝玉烟躲闪了一会儿，终于费力开口：“你……你的父亲是……楚齐王。”她话音刚落，龙越离与周惜若都惊得回不了神。

楚齐王？就是楚国国君的胞弟，那俊美似宋玉，惹下无数风流债，后来不知怎么的被楚国皇宫中一场大火毁去他傲然的容貌。于是他自暴自弃，暴戾无度。最后楚帝忍不了他的胡闹，一纸圣旨将他远远踢出京城去封地待着。至今他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再也没人提及。

蓝玉烟低着头喃喃道：“那一年我被送到齐国……”她费力慢慢地说。因是二十多年的事，加上她这二十多年来无人与她说话，所以断断续续，语焉不详，不过最后龙越离与周惜若还是理出了个头绪。

原来二十多年前蓝玉烟被送到了齐国。因为她貌美，舞技精湛，所以被进贡到了宫中的歌舞坊中。那一年刚好楚齐王带着楚王献给当时还是楚皇后的贡品来到了齐国。在一场歌舞筵上，看中了蓝玉烟的美貌的不仅仅是齐皇，还有同席的楚齐王。

楚齐王生性风流，如蓝玉烟这样的绝色美人怎么可能放过。于是他私下偷偷见了蓝玉烟，一番花言巧语骗得了蓝玉烟的身心。几夜缠绵之后蓝玉烟怀了他的孩子——龙越离。而此时楚齐王事毕要回到楚国，蓝玉烟本想让他带自己离开，可偏偏齐皇十分钟爱她，日夜守候在她的身边让她无法脱身。楚齐王对蓝玉烟不过是贪图一时鱼水

之欢，于是两人各自离散。蓝玉烟便留在了齐国。而知晓龙越离身世的，除了楚太后便只有当时与蓝玉烟一起在歌舞坊中的舞姬郑十三娘。

郑十三娘与蓝玉烟交好，手中有楚齐王与蓝玉烟的亲笔情信，里面有当时蓝玉烟怀着骨肉的真实身世和两人密议偷偷出齐国之事。后来蓝玉烟被楚太后囚禁，楚太后怀疑郑十三娘知晓内情，但是郑十三娘为了保住性命坚决不承认。于是她受到了牵连，被贬入浣洗局一洗就是二十多年。

楚太后所谓的他生父是侍卫一说只不过是欺骗周惜若等人。她早就知道了其中的内情，而龙越离身上流着的楚国血脉这才是她最后选择他当齐国皇帝的原因。可想而知，一个身上流着楚国血脉的皇帝更容易令她放心。

蓝玉烟结结巴巴地说完了往事，倦极了就伏在了周惜若身上沉沉睡去。年过四旬的她面色苍老，可是眉眼间却还有少女的天真和无邪。周惜若看着她的睡颜，心中唏嘘不止。她只是一个美丽天真的女人，可是因为美丽却注定了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无论是钟爱她的齐帝，还是风流成性的楚齐王，都不曾真心对她。

周惜若抬头看着心情沉重的龙越离，安慰道：“皇上总算是了结了心中的一个心结。”

龙越离自嘲一笑：“朕曾发誓不让楚太后这个楚国女人掌握了齐国的朝政，没想到到自己偏偏是楚国人。”

周惜若叹道：“皇上不要太过苛责自己。”

龙越离看着沉睡中的蓝玉烟，如今他不再是无父无母的孩子。他思念的母亲就在眼前，而生父还活在世上，这种感觉太过奇妙。

“皇上要如何处置太后？”周惜若终于问出盘桓在心中许久的疑问。

龙越离眸色一沉，淡淡道：“那个女人知道了朕太多的秘密。”

周惜若缓缓放开了手。夜寂静无声，一旁的烛火跳跃不定，恍恍映出三人不一样的面容……

周惜若的身子渐渐好转。也许她的身上有长生丸的药效，所以伤处也比旁人多了痊愈的机会。鬼郎中如今已是皇宫中的贵宾，来去自如，无需令牌。他每日前来永宁宫中为周惜若诊脉开方。他相貌清隽，虽已年过五旬可是却依然精神矍铄，目光如电，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威仪。他开的药苦涩难喝，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邪气。周惜若知道他来历定不简单，但无论温景安还是云思泽都无法查到他的来历。

鬼郎中为周惜若探完脉象，手捻清须淡淡道：“皇后娘娘的外伤已全好了，只是五脏六腑都还虚弱，我再为娘娘开几剂汤药调理一下。”他说着挥笔写下药方。

周惜若看着他的清隽的侧面，忽地道：“先生有点像本宫一位故人。”

鬼郎中的手微微一顿，抬起头来似笑非笑地问道：“皇后娘娘觉得我像谁呢？”



周惜若摇了摇头：“只觉得眼熟。”

鬼郎中哈哈一笑：“皇后娘娘千万别思虑过重，不然小心病又反复。”他说罢把方子交给了宫女，转身要走。

“等等。”周惜若轻声唤住他，“先生为何要救本宫？相信以先生的风骨一定不把荣华富贵看在眼中。”

鬼郎中定定看了她半晌，微微一笑：“皇后娘娘为什么要追根究底呢？也许到了最后谜底终究会揭开。”说完转身翩然离开了永宁宫。

周惜若看着他离去的身影微微皱起了眉头。晴秀上前问道：“娘娘，这个鬼郎中看着古里古怪的，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周惜若拧起眉头：“本宫也不知道，总觉得他别有所图。”

晴秀哎呀一声：“那他开的药方娘娘还能吃吗？”

周惜若道：“他还不至于置本宫于死地，若他要本宫死又何必救了本宫呢？”

楚太后处置的秘密旨意下来了。一条白绫，一杯毒酒，还有一柄匕首。这已是帝王对她最宽宏大量的处置：赐死。就在今夜月阴最盛之时。周惜若喝着宫女端上来的苦药，听着林公公禀报来的消息，手中微微一顿，口中的苦药越发苦涩难以下咽。

她问道：“没有任何商榷的余地了吗？”

林公公看着她的神色，挥退宫女上前低声道：“太后娘娘逼宫变乱，还曾置娘娘死地。最重要的是她还知道皇上的身世，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非死不可的死罪呢。”

周惜若垂下眼帘，幽幽道：“这本宫知道，只是毕竟太后曾经养育过皇上，虽然母子情分淡薄但是终究是有母子之缘。”而且以蓝玉烟所说的，楚太后还是龙越离的姑母，有极亲的血缘关系。

林公公叹息道：“在天子家中连兄弟都能相残，父子都能相杀，这点母子之缘算得上什么呢？”

周惜若闻言失笑，是啊，这点母子之缘算得了什么呢？楚太后知道了太多的秘密，非死不可。赐死已是体面的恩赐了，再多已是不能了。

周惜若轻叹一声，缓缓起身，神色清冷道：“去告诉皇上，本宫想去送太后娘娘最后一程。”她说完起身翩翩离去。

夜深，一轮明月就在天上缓缓随云而走。阴森的永巷中寂静无声，重重寒气笼罩在这阴森之地，没有一点活气。故地重游没有怀念只有黯然神伤，曾经的爱与恨早就随着天翻地覆的惊变而消逝。那曾经被践踏入土不甘不忿不屈的倔强女子现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坐拥后宫，与帝同尊。她看着眼前满地的萧索，忽地眼前掠过那个人冷峻的眉眼，一片茫茫雪地上，他缓步走来。



“惜若，我不值得你留在宫中。”

这是他唯一对她说过最真的话，寒风吹起，过往烟消云散，人亦已无影无踪。

“娘娘，走吧。”身边的林公公低声催促。

周惜若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她失笑，怎么会想到了他呢？最不该想的人却日复一日悄悄出现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她看着茫茫夜色，拢了拢身上的狐裘披风，淡淡道：“走吧，时辰到了。”

宫人在前面带路，幽幽的灯笼光照亮了眼前的路，身后的宫人屏息不语，气氛凝重得犹如在每个人心中压着一块大石。越往永巷深处走，便能看见不少影影绰绰的侍卫，他们隐在黑暗中，重重把守着齐国中最深的秘密和最放不得的人。

周惜若慢慢地走，终于看见被囚禁在永巷最深处的楚太后。

一方院子，一盏烛台，楚太后手脚被人用白绫牢牢缚住枯坐在房中。她一头乌发已发白，往日保养极好的面上皱纹纵横交错，神情疲惫倦怠，没有了盛气凌人的傲然。不过一个多月，她已苍老成了这个样子，曾经她还嘲笑过蓝玉烟的老迈肮脏，如今的她比半疯癫的蓝玉烟还不如。

她听到脚步声，她缓缓抬起头来，浑浊的老眼看了一眼立在烛火下的周惜若，吃笑了起来：“你来做什么？来看哀家是怎么死的吗？”

周惜若看着桌上漆盘上的事物，坐在了她的面前，道：“臣妾是来送太后一程的。”

楚太后哈哈一笑，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话。她举了举手，让她看清自己手上的束缚，冷冷讥讽：“这样叫做赐死？龙越离有种就来一刀杀死哀家！他是不敢还是怕背上弑母的罪名？”

周惜若轻声一叹：“太后非死不可，因为太后知道了太多的秘密。”

楚太后冷笑一声：“是啊，想必他现在知道了他自己的真实身世了。楚齐王的私生子，他是楚国人呢！哈哈……”她笑得欢畅得意，二十多年前她布下的万无一失的棋子，今日依然令知晓这个秘密的人不安惶恐。

周惜若看着她狂笑如癫，眸中流露出淡淡的悲悯。楚太后的一生步步为营，机关算尽，本以为一定可以执掌权柄，可是却得到了今日这样的下场。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谁也不知道。

“我有一件事想要让太后知道。”周惜若忽地开口道。

楚太后停了笑，吃力抬起手拂了一下乱发，昂着脸冷笑道：“现在还有什么事是需要哀家知道的吗？”

周惜若看着她傲然的面色，吐出冰冷的一句话：“太后娘娘难道从未想过自己的儿子吗？”

楚太后怔了怔，随即冷冷道：“哀家的儿子早就夭折死了。”



周惜若心中忽地觉得失望，她冷冷道：“是另一个儿子！”

楚太后一怔，正在这时一道凌厉的剑光破开屋顶，夹杂着千军万马之势扑面而来。周惜若只觉得眼前剑光亮得无法睁开眼睛。她失声惊呼一声，胳膊上一紧人已被猛的拉起。周惜若只觉得拉着自己的人手劲奇大。屋外的侍卫们纷纷呼喝想要抢进来，那人手中的剑光猛的大涨，扑进来的侍卫们被他的剑气一震，纷纷飞了出去。

这一招在瞬息之间，凌厉得无人可挡。周惜若被那人扣在身前，她只听得他的声音桀桀而笑：“想要你们皇后活着吗？想的话就告诉龙越离，今夜我要带一个人走！”

周惜若听得他的声音，不禁失声惊呼：“鬼郎中！”

鬼郎中手中紧扣着她的脖子，冷冷一笑：“不错，就是我。我说过皇后娘娘的命还有大用处！”

周惜若被他的手劲一扣说不出话来。鬼郎中手中剑光一闪，楚太后手中缚着的白绫尽数断开。此时这院中已涌来数不清的禁卫军，密密麻麻地挤满了院子。

鬼郎中看向楚太后，喝道：“想要活着就紧跟着我。”

楚太后从地上爬起，瞪大眼睛看了他许久，不敢相信地捂住嘴，惊道：“是你！你还活着！”

鬼郎中冷哼一声：“我自然活着。”

楚太后震惊之后急忙跟在他的身后。鬼郎中钳制着周惜若慢慢走出了屋子。屋外刀箭林立，所有的人都不敢轻举妄动。鬼郎中喝道：“告诉龙越离，备好车马送我们离开，不然的话她就没命了！”

他手中一紧，周惜若面上流露痛色。四周的禁卫军纷纷皆惊，两边僵持不下。过了一会，龙越离闻讯而来，他看着鬼郎中，怒道：“你到底是什么人？”

鬼郎中冷笑：“我是什么人皇上以后便会知道，今夜我要带着太后离开。”

龙越离看着他手中的周惜若，犹豫不决。

鬼郎中嘿嘿冷笑：“皇上对她不是情深义重吗？不是宁愿散尽千金也要让她复生吗？还是这一切不过是虚情假意，皇上终究害怕太后会泄露你的秘密，想把我们一起赶尽杀绝？”

龙越离脸色铁青，怒喝道：“够了！朕放你们走！”他说着对侍卫喝道：“去备马车！”

院子中的气氛凝重非常，针落可闻。周惜若一动也不能动只能定定看着龙越离。他亦是一眨不眨地看着她。两两相望，她看到他眼底焦急之色。马车终于送来，鬼郎中在众目睽睽之下押着周惜若上了马车。

“等等！”龙越离忽地冷声道。

鬼郎中回头，讥讽笑道：“怎么？后悔了？”

龙越离放下手中的剑上前一步，声音低沉：“朕跟着你们一起。”此话一落，他身边的禁卫军统领变色道：“皇上，不可！”

龙越离却不理睬他，一双深眸只盯紧了鬼郎中，一字一顿地道：“朕怎么知道你离开皇宫之后会放皇后回来？万一你食言呢？”

鬼郎中哼了一声：“她是我的护身符，没用了自然会放她回来！不然带着她就是个累赘。皇上难道想要以身犯险吗？”

“朕信不过你！”龙越离冷冷道。他走到他跟前，厉声道：“要么你带着朕一起，要么你们今日统统把命留下！”

鬼郎中冷冷地与他对峙，终于，他道：“好吧。那就不得不让皇上屈尊了！”

龙越离遂头也不回地上了马车，鬼郎中押着周惜若上车，楚太后亦是爬了上去。马车动了动，缓缓地向宫门而去……

夜，漆黑如墨，马车在黑暗中疾驰，一路上车厢中的人沉默着，鬼郎中扣着周惜若的喉咙，在摇晃的马车中与龙越离冷冷对峙着。周惜若呼吸困难，但是却不敢叫苦。马车看样子是向西而去，越走越荒凉。周惜若体弱，不知不觉地就昏昏沉沉地靠着马车睡了过去。等她醒来的时候已是天色大亮，马车依然还在走着，龙越离与鬼郎中的姿势却毫无改变。鬼郎中见周惜若醒来，吩咐车夫停下。

他下了马车唤醒楚太后，对她耳语了几句。楚太后看着他，神色变幻不定。最后楚太后点了点头对他说了几句什么便沉默下来。此时已到了京郊，这马车一路出城那么顺遂想必是因为龙越离在的缘故。过了一盏茶的功夫，有人前来接走了楚太后。龙越离站在不远处冷眼看着这一切，只等鬼郎中交出周惜若。

鬼郎中看着楚太后离开之后，这才看向龙越离，冷哼一声：“皇上果然信守承诺。”

龙越离脸色阴沉，声音冰冷道：“朕已做到这个份上，先生应该要遵守诺言把皇后交出来吧！”

鬼郎中看着手中的周惜若，忽地嘿嘿冷笑：“交出来？你可知她身上中了老夫的秋水寒，三月不解就只能七窍流血，四肢无力溃烂致死吗？”

龙越离心中一惊，怒道：“你卑鄙无耻！”

鬼郎中笑得阴冷：“我卑鄙？你别以为老夫不知道你沿路布下杀手，只等老夫交出她而已。”

龙越离气极反笑：“朕这么做难道有错吗？太后罪大恶极，她若不死天理难容！”

鬼郎中一提手中不能言语的周惜若，冷冷道：“她是该死，可是她纵有千百个该



死的理由，老夫说要救便要救她。不好意思，你的皇后还是得借老夫用一用，等甩开你布下的尾巴，老夫再考虑是不是要将她完璧归赵！”

他说着一把将周惜若甩上了马车，轻喝一声，人已如烟掠上车轶狠狠一抽马匹，疾驰离开。身后传来龙越离的怒喝，四面八方好像有许多人从不知名的暗处掠来，空气中杀气重重。周惜若扑向马车的边缘，只见身后龙越离向她扑去，可是他快鬼郎中的长鞭更快，他后脑勺仿佛带了眼睛一般，狠狠抽向龙越离的手。

“啪”地一声，龙越离整个人被鞭子卷了丢了出去。

“越离！”周惜若一声惊呼，龙越离已狠狠地被摔在了地上，四面护卫纷纷抢上前去把他扶起来。有的飞奔上前要截住鬼郎中的马车，可是鬼郎中已驾车飞快向前方而去。龙越离起身再追时，马车已在远处路的拐角处一晃而过，消失不见。

龙越离气急，怒道：“备马！叫骁风骑！快去！一定要把这乱党逆贼给拦下来！”

鬼郎中驾着马车全力疾驰，两旁的草木一晃而过。周惜若在颠簸的马车中几乎无法稳住身形，只能勉强抓牢车厢才不至于被甩出车外，但剧烈的颠簸还是将她颠得七荤八素的。鬼郎中驾着马车疾驰了许久才停下。他下了马车一把抓起周惜若放在了车轶上，冷笑一声：“等会他们追来的时候你要自己坐好，不然的话摔死了我可不管。”

周惜若又惊又怒：“你为何还不放了我！”

鬼郎中冷笑道：“放了你？！要知道我得罪的可是齐国的皇帝，没有出齐国之前你都得乖乖地待在我身边，好好当挡箭牌！”

周惜若问道：“太后与你是什么关系，你竟拼死也要救她出宫？”鬼郎中冷冷看了她一眼，只是冷笑，径直站在山路旁的高处四处瞭望。

周惜若看着他有恃无恐的样子，忽地道：“你早就算好了是不是？你根本不是什么江湖游医。你根本早就盘算好拿我换出太后的是不是？你把太后放回了楚国，现在你拿我引开皇上的追兵？！”

鬼郎中从高处跃下，走到她跟前，盯着她冷冷道：“女人太过聪明不好。”

周惜若见他的神色知道自己猜对了一大半，可心中又升起新的疑惑：“你怎么知道我可以救回来？当时我都已经死了快十日！”

鬼郎中冷笑一声并不回答。周惜若正要再问，他已跃身上马，对她喝道：“他们追来了！”他说着狠狠抽了一下马匹。马儿吃痛飞快向前奔去。周惜若冷不丁一震几乎被甩了出去，鬼郎中眼疾手快一把拉着她伏在车轶上。果然身后传来阵阵隆隆的马蹄声。

龙越离追来了！

周惜若心中一喜，可还未喜上眉梢就被眼前的情形吓了一跳，只见眼前的山路猛



的开阔，一旁是峭壁，另一旁是悬崖深谷。马车几乎贴着山壁在疾驰。一个不小心就会连人带马车一起摔下山谷，跌个粉身碎骨。她背上惊出一身冷汗，只能紧紧攀住车轱。鬼郎中就在她身边，一下下抽着马儿，神情阴冷。

这样的神色……周惜若被心中一个念头惊得几乎要失手掉下马车。正在这时，身后传来龙越离的声音：“若儿！——”

周惜若回头，只见龙越离和一大批骁风骑紧追不舍。

“你逃不了的！”周惜若大声对鬼郎中道。鬼郎中对身后的追兵一眼不看，只专心致志地驾着马车。

周惜若频频回头，只盼着龙越离再快一点就能追上鬼郎中。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

周惜若看着他们一点点靠近，心中的希望也越来越大。没想到正在这时鬼郎中忽地从腰间拔起长剑，手中剑光一闪，砍向身后的马车，这一下砍断了车轱。周惜若只觉得身后一轻，惊叫一声人向地上跌去。可是他大掌一抓如老鹰捉兔子一般把她抓上了马背。两人共乘一骑向前方飞蹿而去。这一下电闪火石间，惊险万分。她惊魂未定，等看清楚眼前的情形时又吓得尖叫一声。只见在他们不远处有一处断崖。断崖上的木桥已断，而鬼郎中正带着她向断崖奔去。

“放开我！”周惜若几乎魂飞魄散。若是到了近前她就要与鬼郎中一起跌入悬崖深谷中了！

风中传来鬼郎中嘿嘿的冷笑：“皇后娘娘坐稳了！”他说着狠狠抽打身下的马儿，马儿已累得口吐白沫，可是在他的马鞭之下也只能拼尽全力奔跑，眼前的断崖渐渐近了。周惜若只听得他断喝一声，身下仿佛腾云驾雾一般向断崖冲去。

她眼前一黑，终于昏了过去。

龙越离策马奔到了断崖边，看着那鬼郎中拎着昏过去的周惜若没入了密林中，彻底消失了身影。

“惜若！——”断崖边回荡着他深深不甘的怒吼，可是群山无声，再也找不到她的踪迹。



第二章 荒漠重逢故人见

周惜若醒来的时候已是天黑。一天一夜的奔逃使她的身心都疲惫到了极点。她起了身，迷茫地打量着四周。一点火光就在不远处，鬼郎中正席地而坐坐在为火堆添柴火。周惜若缩了缩，他仿佛后脑长了眼睛似的，冷冷道：“你醒了？”

周惜若揉了揉身上的痛处，问道：“这里是哪里？”

“还在齐国。”鬼郎中冷冷地回答。

周惜若闻言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的意思是要出了齐国？”

鬼郎中不置可否，等火烧旺了了从怀中掏出一个瓷瓶丢给了她，冷淡道：“这是你身上秋水寒的解药，三个月一次。”

周惜若捡起瓷瓶吞下了一丸，她看着手中的瓷瓶，忽的笑了笑。

“你笑什么？”鬼郎中皱眉问道。

周惜若缓缓地道：“我在笑，我终于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是赤灼！你是邵云和的义父！我还知道你为什么要救太后，我更知道你到底是谁！”

“哦？”鬼郎中似笑非笑地看着她，道：“你说说看。”

“因为太后就是邵云和的生母！而你，就是他一直以来言听计从以为是义父的亲生父亲！”周惜若一字一顿地道。

这下她统统想通了。为什么他甘冒了奇险都要去救楚太后；为什么他在她问楚太后另一个儿子的事他会突然出手阻止；为什么他的容貌和邵云和有三四分的相似！这一切都有了答案。甚至自己的“死”都跟他脱不了干系！

当时她受了楚太后的鞭刑之后，身体内血气激荡提前促发了体内的毒发作，所以才会假死。而他的出现只需要给自己解药就行，再加上推宫活血，就能让她奇迹般地起死回生。

四周静得出奇。鬼郎中眯了眯眼盯着周惜若许久。他眼底杀气渐渐弥漫，周惜若不由往后缩去。忽的，她眼前人影一闪，脖子处传来一股大力。鬼郎中已狠狠捏住了她细嫩的脖子。周惜若拼命挣扎可是却挣脱不了他的手掌。

鬼郎中冷冷看着她的眼，嗤笑：“没有人告诉你一件事吗？知道越多死得越快！”

周惜若怒视着他，断断续续地道：“杀吧！……杀了我最好……我不会跟你去赤灼！”

鬼郎中看着她眼底的决心，逼近她恶狠狠地道：“偏偏不如你的愿，到了赤灼有一个人很想见你呢！”他说着甩开她，转身走到火堆旁看着明灭的火光，平心静气地开始闭目养神。

周惜若在一旁拼命咳嗽了半天，她怒道：“我不会让你再利用了我！”她说起起身向林外奔去。

鬼郎中回头看着她踉跄奔逃的身影，唇边勾起一抹冷笑，缓缓闭上了眼睛竟是理也不理。

周惜若拼命地逃，可等逃出了几里地后这才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这是山林！黑夜里根本不知东西南北，而且越走越黑，不知林中藏了什么野兽会随时扑出来咬人。

该死的！难怪这鬼郎中根本不追她而来，原来他早就笃定了她逃不出去！

四周一片漆黑，林中的夜枭怪叫着从头顶飞过，周惜若这时才觉得心底害怕。她抱紧自己慢慢地缩在了树底下，就这样冷饿交加地过了一夜。

第二天，她迷迷糊糊醒来，眼前就站着鬼郎中。鬼郎中冷冷看了她一眼，道：“你觉得你能逃出我的掌心吗？”

周惜若咬了咬牙，问道：“你当真不放过我？”

“自然不能放你走。”鬼郎中向前走去，声音冰冷，“你若再逃，不必说你逃不出这个深山老林，就是让你侥幸逃出去，你别忘了你身上还中有秋水寒的毒。秋水寒发作时的痛苦你还没经历过，等你毒发的时候你就会问自己为什么还活在这个世上。”

他说完向前走去。周惜若看着他冰冷高大的身影，只能咬牙踉跄跟上。

两人在这山林中走了两天，周惜若大病初愈，体弱无力，时常走着走着就昏了过去。可她生性坚忍，即使如此依然不开口求他。鬼郎中也不理会她，就在旁边等她醒